

天亮 夜湖边

总有人来戳穿虚伪，总有人被扒下画皮。
总有人仍蒙在鼓里，总有人还自以为是。

宇
星
一
著

非外借

天亮 夜湖边

总有人来戳穿虚伪，总有人被扒下画皮。
总有人仍蒙在鼓里，总有人还自以为是。

宇
星
一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亮夜湖边 / 宇星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5

ISBN 978-7-5500-3231-6

I . ①天… II . ①宇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64274 号

天亮夜湖边 宇星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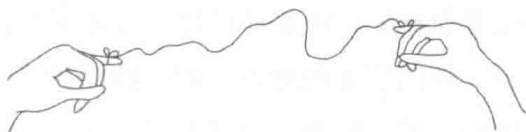
选题策划 周瑟瑟
责任编辑 杨旭
装帧设计 文人雅士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邮编 330038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张 17.25
版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数 248 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500-3231-6
定价 50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9-8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址: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

那时是晚夏夜，现在是早春午后。一别，可能就是永别。

比朋友约定的时间，他早到了三个多钟头。朋友定的是傍晚6点到齐，6点半准时开喝。现在，他要沿着脚下的湖边小路、向东南再走上七八百步，就能跨进朋友订好包间的那家酒店的院门。

为吃顿请，早到三个多钟头，谁听了都会捂嘴乐：有这么急着蹭饭的么，一百年没下过馆子啦，不急着喝喝酒、嚼嚼肉，嘴里能淡出个鸟？可就算你急着快马早奔来，又能解决啥问题？谁都知道，时间从不会因为你的急，就给你来个加速度，把你盼望的时刻快些送到。敢说整个人类史都不会有这样的先例。

正经的：他大老早到来，不为急于口福，只为能从容不迫地追念下几年前的一位年轻女子。

“我觉着我猜对了，你泡吧，不是来泡女人，是来泡你自己。”

几年前，年轻女子跟他这样说了第一句话，然后，俩人并肩坐在湖边的长木椅上，一个说了很多，一个听了很多，温暖的晚夏夜，感觉不算长。

眼下，他离那时俩人坐过的长木椅所在的位置，有三十多米的距离，但他不能贸然走过去，只能用眼睛去接触——那时俩人度过晚夏夜的地方，已被一家后开的酒店，圈在了栅栏里，长木椅的位置，也被一间欧式木质结构的临湖餐厅覆盖。

这是日新月异，奋发图变的年代，除去远在天外的日月星辰，什么都



可以在短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。如此的境况中，一把普通的长木椅，有啥资格常踞一隅呢。要是乾隆爷坐过的并为此赋了一首“乾隆式”的歪诗，或许还能给当回事儿。但也保不准，如今资本的力量，可不是乾隆爷的一个屁股和一首啥诗能够抗衡的。不是吓唬你，急迷了心窍，连你乾隆爷当年居住的、批折子的、休闲娱乐的地方，都能给你扒了。劳动号子一响，一股老红灰尘轰然冲天，霉味四散，历史颓圯……。谁能有脾气，谁好意思有脾气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权神把磨来推，鬼神都能放下身段来给打工，阎王爷也愿意和藹可亲地笑纳着红包、偷偷给改长阳寿，扒你个陈梁糟砖败瓦，算鸟事儿！你乾隆爷若在天有灵，可千万别下凡来跟资本者叫板、耍大清万岁爷的脾气、摆文治武功的老谱。资本者，尤其拿得上地鼓动得了拆迁盖得起商品房的资本者，可是最地道的历史虚无主义信徒。

几年前的年轻女子，若也能看到那时的这个地方如今的变化，会有怎样的感想，又会发表怎样的言论呢？

尘寰黑白戏，生旦净末丑，各扮各的角色，各有各的腔调，不当家管他油盐柴米酱醋贵呢，爱咋糟蹋咋糟蹋。小民话多麻烦多，有嘴多吃闲饭，有眼多观闲景，遇事躲远了走。他自嘲地笑笑。

今晚出资请客的朋友，打昆明来。这伙计昨天一落地，就在电话里叫嚣：明晚一定得聚上，我做东，不见不散，就这样定死了！

“你到这儿来，管咋我也是东家，得我请你，你怎能反客为主呢！”他说。

“这回非我做东不可，你要想做，以后再说。也不是这次喝完了大家就都撒手归了西，来日方长嘛！”

他拗不过，只好由着昆明来客今晚做把东。倒也省了自己卡上的数额。

事出有因。去年11月，这位昆明朋友的一位心血管病很重的亲属，想找个顶级心血管专家给好好看看，于是这家伙便从昆明打电话来问他可否帮得上忙。刚好他们办公室新来的一位同事的舅舅，是国内这方面的顶级专家，求起来不会很难，他就应了下来。亲属来后，很快就全面检查完毕，顶级专家提出的治疗方案，也让家属们甚感满意。

好朋友的亲属么，又远道而来，所以在刚到和临走时，他先后请了两次档次中等，但很有特色的饭，也算尽了地主之谊。亲属回去后，也不知怎么不遗余力地夸了他，反正把这朋友感激的不得了，电话里紧说他有情义，有担当，江湖风范，好男人一个，需要重谢的。他说你得了，你要谢我就是折煞我，把我冤枉成梁山好汉们的仇人，叫我不得好死。

说来，他真不觉这算什么。想想自己到昆明时，这朋友的盛情款待，他都愧得慌。可人比人得死：一个混吃公家饭的小人物，跟尊贵的玉石商人比，可真就分不清黑铁与黄金的价码啦！咱能不心疼地请那两次档次中等、且有特色的饭，已然相当不错，平时，咱不就是吃吃路边店的水平。来碗拉面免费辣油醋，上碗羊汤俩烧饼——一面粘着几粒芝麻，一面烙得焦黄那种；高兴了整顿卤煮火烧，加盘爆肚加碟芥末墩、俩小二，填饱肚子喝出点幸福的小晕乎就得，还想咋地？关键在于骆驼可死但架不能小，但凡有朋友奔他来，他都能硬着头皮热情高涨地做东，绝不含糊。人生好活能几年？不就吃一顿少一顿么！能与可心的朋友酒肉一聚，扯扯酒话，冒冒酒气，不愧为人生一大乐事，太顾及腰包有啥意思。

这把，他竟连顾及腰包的机会都被剥夺了，又不愧为人生一大乐事。

可他不能不琢磨，这大老远的昆明朋友，怎能把酒局安排在这家酒店呢？这全世界都排名在前的大都市，街面上各色酒店多如牛毛，怎就偏选上隐藏至深的这家？临湖？很有可能。早前儿他去昆明时，这朋友就总喜欢在临湖的酒店设宴款待，虽然搞不清寓意何在，也懒得问，但这朋友偏好在临湖酒店酒肉却毋庸置疑。

许是讲究风水之人，被某路大仙儿指点过，但这朋友没提过这茬儿。可能咱这人唯物主义思想太盛，无视神灵，迟钝风水，所以人家不屑理。对牛弹琴，总是费力窝火的事儿，聪明人不干。

甭管怎么说，现在查某类酒店就是指头一点的事。键盘敲打“临湖酒店”，便能跳出一大串。想这昆明朋友也该是在跳出的一大串中歪打正着。当然，这个歪打正着是就他的感受来说的，昆明朋友不会有。

这家酒店他只来过一次，就是几年前，他与年轻的女子并肩坐在长



木椅上的那次。后来再没来过。——别说这家酒店，就连这一片儿，也没再来过。一来与他可聚的朋友们，没人把饭局安排在这儿的，他也不会往这儿安排（依仗位置好、风景佳，这家酒店消费起来要比一般的地方贵不少），都是工薪阶层的死钱鬼，腰包多鼓自个儿不清楚吗？所以，都愿意往一般的地方安排——花钱不多还能吃饱，酒虽孬也能喝好；二来也没特意来的心情：岁月匆匆，去日已远，幽幽湖水，能浮多少故人陈息？流走的是一年又年，收获的是一天短于一天，生命没有回程，不来也罢。

早春的湖面，偶有栖息湖西侧小岛上的野鸭（小岛为人工浮岛，建于他与年轻女子那夜后的某年），缓缓游过，推出的薄而细的涟漪，在眼睛里谱出无声的早春曲。又一对野鸭游过去，一副无所事事、闲散自在的样子。

他将眼睛由湖面重移回那时长木椅的位置上，心里那股热，仍在盘旋。——那时是晚夏的夜里，现在是早春的午后；那时他与她，现在他一个。不同了，不同得既有深意又似简单。他知道，稍起下念想，年轻女子就会复现出来，坐在那儿，静静看着湖对岸。但他没这么做，还是先把这方天地熟悉熟悉再说。毕竟相隔了几年，什么都在改变，如果不在这方本就不算熟悉的天地中，回味些熟悉来，可能会把一些值得追念的什么遗漏。当然，不会遗漏什么，都是深深刻在记忆中的“钢铲都铲不掉”。但保险些总不会有错。

今天午前，朋友通知他订在这家酒店时，他的心忽地膨胀起来，跟着盘旋起一股股奇异的热，满身窜。几年前的情景就在这奇异的热窜中，清晰浮现——比每次都清晰——早已接受沉寂状态的心，激荡着胸壁，隐痛丝丝。稍稍平缓后，他决定提早几个小时来到这里——那时的湖边……

“谁知我是谁，谁知谁是谁，爱谁谁。……听着还有点押韵是不是？”

你是谁，谁是谁，并不重要。知道你是年轻爽快美丽聪慧的女子，已足够。



几年前晚夏的一个傍晚，他沿着晚晖渐浓的湖边小路，走进那家古色古香的酒店。上到二楼，左拐，再十余步，进入莲荷厅；客套几句，解释几句，谦逊落座。主人们都已到齐，虽然被请方只他一个代表出席，但主人们仍很热情。

请客的是一家兄弟单位，为答谢他所在单位的一位领导，酒宴规格不低。前两天，这家兄弟单位向他所在单位的那位领导发出邀请时，领导痛快地答应了下来，随后电话他，今晚别另有安排，得陪他赴此宴请。但今天，他与领导正准备动身前往时，领导突然接到领导他的人的电招。从领导匆匆而去的神情看，似乎有什么偏重的事。

领导去了没多久，他便接到领导的电话，说这一谈就没点了，你也别等我了。接着命令他只身赴宴：人家都准备好了，是咱临时变卦爽约，如果一个都不去太过失礼；我跟对方说了你代表我去，好了这就去吧，别误了约好的时间。领导命令哪敢违抗，他只能遵命前往，按时抵达。

之前，这位领导以单位对单位的互助方式，为这家兄弟单位解决了对外文化交易合同上的一个大难题，解除了他们的燃眉之急。当时，正值他所在的科室轮值协助领导工作的班，就把手里没啥紧要活儿的他，派去当领导的马仔。就那项合同业务来说，他是门外汉，几乎一窍不通，陪领导前往就是混场，拎拎包，端端保温杯，什么正经的力都没出上，所以今晚代表领导来赴宴，他觉着不很得劲儿。

请方对领导的未列席，表示极大的理解：有能力的领导嘛，哪会有那



么多自己可支配的时间，上上下下都需要救星啊！由你代表，盛情也就到桌啦，皆大欢喜，皆大欢喜，哈哈……。

桌上，对方二男三女，一加他，就变成了三男三女。幸亏领导没来，要不这对儿还不好配了。他玩笑地偷想一下。

席间，气氛慢慢开始热烈，交谈也越来越融洽。当请方谈到还要与他们单位就一个项目进行合作时，他的谈兴高起来。这是能发挥他才能的项目，他想，如果领导还能带他参与的话，他就不是以混场者的身份出现了，那，顶天立地一才俊，亮几手绝活，打个漂亮的翻身仗。到时再来赴宴，就用不着不得劲儿了。

宴席十点前结束。吃得可口，谈得尽兴的一行人，说说笑笑一同走出酒店。酒店门前道别后，请方的诸位，沿湖边小路去东南头的停车场，他则沿着来路，去西北头的小白石桥那边打车。——领导未能莅临，配有司机的专车未蹭上，脚力问题得由自己解决。考虑到酒多少都得喝些，他没开车来。

快到小石桥时，他猛然来了再喝点的兴致，那被形容成酒虫的东西，也在体内使劲拱，感觉不实际地安抚下，这东西就会用不可言状的难受来惩罚他。也是，侃侃而谈的兴奋劲儿还没退尽，这温暖却不燥热的晚夏夜也特别撩人，如果就这样没啥醉意地回家，未免有些草率，那本该拥有的生命享受，会被冷落的。

刚结束的宴席虽很圆满，但留下了酒没喝到地方的遗憾。三男二女只喝了一瓶白酒两瓶红酒（一位女士负责开车滴酒未沾）。看得出，两男酒力不行，二女中，喝了几口的那位一定可以，但却没有发挥的意思。他明白，这女士是为领导准备的。自从大张旗鼓地号召深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，但凡有意叫领导喝好的酒桌上，都会备有一位这样的女士——有姿色、酒量大、学历高、牙口甜——只要上阵，准能把摆架子装深沉的领导，调理得一次次情不自禁地主动扬脖儿：“走一个”！

，官场上混的人都知道，领导是不能灌的，灌领导就是太岁头上动土，不找全死，也找半死。虽然领导好强奸民意，但民意不能强奸领导。酒桌

上，领导端杯必得出于自愿，不能有半点强迫。怎样才能使领导出于自愿呢？有姿色、酒量大、学历高、牙口甜，狐媚一把剑，横扫一大片，侠姿带柔舞，放翻领导须臾间。

但话得说回来，这种珍奇女士对应的必须得是男领导，女领导可不行。女领导得换成具有同等素质与能力的小白脸儿。事实上，酒桌上的女领导，无一例外地讨厌这种女士，顶讨厌。因为这种女士，差不多都比女领导年轻漂亮妖娆苗条，风情万种更是能甩女领导十八条街。如果哪个在女领导的酒桌上，安排了位这种女士，那就是有意要把事情办砸，被指责成“亡我之心不死”绝不为过。这也是流行甚广的不成文的规矩，官场上都在遵照执行，且都把玩的异常娴熟。

这回咱领导没来，面前这位珍奇女士，怕也有不得发挥技艺而扑空的怅然，“举杯消愁愁更愁”，少愁为妙啊！常言说得好，人贵有自知之明。咱虽不贵，可咱有自知之明，咱呐，不过是代表领导，代表领导不等于就是领导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小人物，所以人家自然用不着按不成文的规矩来履行使命啰。对此，他也能深深见谅，毫无受辱和被慢怠的不舒服。

但对于能喝几杯的他来说，可以啰嗦几句：他吧，对咱们国人酒桌上的规矩都愿意接受，只一点有时让他感到不爽，就是主人不主动张罗添酒，客人就不能表示没喝够。哪怕刚垫个底儿，也得装作已经喝足的样子，外带不把喝当回事儿的神情。无论什么档次的酒宴，谁要是贪喝大咧咧地吆喝主人添酒，都属破大规、毁大矩，除李太白外，都得被大大地嘲笑一番，而“掉价的人”的形象，也会在别人眼中长期存在，搬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咱平时规矩守得就像样，这回又是代表领导来的，当然不能露出星点瑕疵。丢咱的脸事小，这要连累了领导……。如果对方问：“再来瓶？”就算对方出于无悔的诚心，咱也得假惺惺地推阻：“别别，够了够了，多谢多谢，下回吧！”学着所有口是心非的人的语气和架势。再说，人家压根儿就没这意思，反正他是一点都没看出来。

请方把兴趣都投到了工作和事业上，完全业务研讨会、前景展望会的气氛，哪还啥酒席，而喝进他肚里的那点酒，也随“理论与实际相结



合”的高谈阔论，挥发到空气里。酒宴结束时，竟然没了一丁点的酒晕，效果跟吃了碗牛肉拉面加肉，几乎持平。好在聊得畅快，欠缺的酒意被快意填补。

然而此时，席终人散没得聊了，酒意就不愿意再被欠缺。那就自己为自己喝几口去吧，自力更生地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不失为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。对，不能辜负美好的心情和这美好的晚夏夜。生命只有一次，当生命在惬意舒坦的情境中感到美好临头时，就得倾意抓住，全心受用。

拿定主意的他，转头往回走。刚才过来时，路过了一家素雅的小酒吧，看着很顺眼。要是刚才就有这个主意并拿定，这会儿，都该坐在吧台前开喝了。

3



吉他声，在不大的空间里低吟游迴，如泣如诉。听得出，弹拨的指头没太用力。这是为了应景，因为这是一家幽暗静吧，旋律就该轻悠低缓略带沉郁，如果响亮亢奋就会败味。吧台右侧的角落处，弹吉他的小伙子弹得专心，幽暗的眼窝里，轻悬着自我，对面偶尔发出的响动和低语，都不能对他产生丝毫的干扰，似乎酒吧里，只有他和他的六弦琴，别的不过都是用来传声与共鸣的空气。

小伙子弹的曲子，没有他熟悉的，但听上去不错。

他坐在吧台前的高凳上，面对着酒橱，边听着曲子边喝着伏特加。也回过两次身，扫几眼身后那些影影绰绰的泡吧人。

他不喜欢酒吧，当然就谈不上时常进酒吧。酒吧里所谓的西洋情调，总是叫他感到不够真实、假模假式半生不熟，他一进去，就觉着自己像个西装革履却肩扛锄头的老农。酒吧也不是他这种收入的人消费得起的地方，可不能使着心疼进去掏腰包。

倒也去过几次，都是被做生意有闲钱的朋友硬扯去的，也都在大酒迷瞪后。目的也简单：换个地方接着喝。既喝之，则去之，喝可是真实的，还管啥假模假式半生不熟。只是第二天酒醒后，才感到别扭。

今夜他能主动走进这酒吧，纯粹酒瘾所迫，夏夜所撩，又如此就近又让他很顺眼，也就不顾西装锄头地进来了。

早听说这一带沿湖开了不少家酒吧，只是没来过。他被朋友硬扯去的酒吧，都在东边那著名的一条街上，也都属于老牌帝国主义，据说还都蜚



声海内外，有很高的品牌价值。但这一带的酒吧开起后，就出现了埋汰东边那条街酒吧的声音：那都是啥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闹哄哄的叫人头炸，没品位的叫人作呕，也就人傻钱多的土豪爆发户拆迁户和些不要脸的啃老混混们得意，有文化懂艺术的谁往那儿钻，丢不起那人！瞧人家这里多雅兴，清如诗，静如画，小桥流水，古风古韵，天上宫阙人间。于是，就有了这样的分类：来这片酒吧消遣买醉的，不是文化名人，就是有文艺倾向的小青年，最次的也得会背几首唐诗宋词。

闻听这般言论后，他一想，还真这回事——他去过的东边的那几家酒吧，都是闹吧，大老远就能听到动静，里面那叫一个不停闲地吹吹打打、狂歌劲舞，若非酒劲顶着，他指定也会人家说的那样脑袋发炸，手脚发麻，嘴角淌口水。但咱也不是文化名人（下辈子也是不了），又没啥文艺倾向也不年轻，唐诗宋词倒会背几首，可兜里没那么多因雅买醉的闲钱。

有闲钱也不往这里使唤，不如吆呼上几个同为工薪阶层的贫寒兄弟，到一般的馆子里大鱼大肉素炒卤煮二锅头放开了点，吃饱喝足，出门乘着二锅头的忽悠劲儿弄几嗓子：“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。”啊，有如此坚实的实用主义垫底，对这一带的啥酒吧也就心无所系缘无所连，自然也就把有关这一带的水汽茵茵、如梦似幻的实际所在，当成了传说。

他不紧不慢地喝下两杯伏特加，一杯威士忌。味道不合他喝惯了老白干的嘴，但喝下去身体很舒服，心情很愉快，美好也慢慢溢漫上来。也不知这样参着喝搭不搭路，纯属瞎喝。据说酒吧里喝酒讲究的很，先喝啥，后喝啥，量多少，用啥嚼货搭配更提味、更能体现文化感，都能列满拉萨的《酒吧长谈》那么厚的一本书。泡吧可不是灌大肚子，而是泡文化，泡知识，泡品位，泡情调，他显然一项也够不着边儿。可咱就这样喝下去了，也没啥损失，反倒满身心地获得。

其实两杯伏特加落肚后，暖融融的回升热流，就怂起了他的欣悦感。耳听着小伙子的琴声，嗓子泛起痒痒。如果咱是随处都敢施展才艺的人，如果小伙子的琴声不再轻悠低缓、略带沉郁，而是变奏出欢快活泼，咱差

不多都会上前求小伙子给咱来个伴奏，咱好献上一曲“乡间小唱”，给幽暗的小酒吧，增添点质朴活跃的乡土气息，多点燃一束烛光。

最后一口威士忌落肚后，他在酒吧里呆了得有四五十分钟了。注意，是呆，不是泡。咱哪里敢叫泡，就叫进来喝几杯。

吉他小伙子停止了弹奏，拿瓶啤酒嘴对嘴慢慢喝着。每喝一口后，小伙子都要双手掐瓶轻轻放到两腿间，沉静好一会儿，似乎想着什么，又似乎什么也没想。但他这种沉静的坐姿，他觉着很迷人，很动人，很有想象空间，也好像在某个地方邂逅过，但又回忆不起来。

酒的悠忽劲儿上来了，浅醉的那种——舒服欣悦中掺着适度的梦幻。这是浅醉最大的妙处，他想所谓的神仙，大概就是总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吧？可自打行走社会以来，大醉常有，浅醉难得，但凡上酒场，不大醉休想鸣锣收兵。不止一次想很文化地浅醉，可哥儿们，你还不够格。民风民俗不可违啊，除非你不想再在这固化了几千年的社会上混。当然，以他的底子再来两杯伏特加一杯威士忌，也全然不在话下，仍然毛毛雨，最多小到中雨，但自己跟自己喝，没必要把自己往大里灌，适可而止为妙。再说今夜，追求的就是这般神仙般的浅醉，为美好锦上添花，灌大了，昏头胀脑，跌跌撞撞，岂不伪币驱良币。

眼下，酒的美好已经达成，该轮到夏夜的美好了。这会儿，夏夜和被夏夜围拢的湖，应该美不胜收。得嘞，文艺而又沉郁的情调小酒吧，咱得与你告别了。

出了小酒吧，向东南走出百余步，就到了夜气沉沉的湖边。眼中，看到的都是静。没一个人影的湖岸，垂柳纹丝不动，仿佛已被静谧的夜气哄睡了。沉寂的湖水，似乎一直都在把远处传过来的动静，秘而不宣地吸进湖底，湖的上方，灰白的薄云，被城市守夜的霓虹映出了纹理。

他坐到选中的一条三人座的长木椅上。这条长木椅左右两侧三十多米外，各有一条同样的长木椅，他之所以选中这条，是因为不在灯光的光弧里，那两条多少都在些。领受夜的美好时，灯光对人是有干扰的。



将坐姿调整的舒舒服服的他，决定就这样面对着夜湖，什么也不想地坐上个把小时，把全部的自己，交给这美好的晚夏夜，任其打发。然后，带着松松快快的头、清清朗朗的心，到距这儿一百米左右的小石桥那儿打车回家。这个点儿，车好打，路顺畅，打上车不出三十分钟，便可到家。要白天，我妈，一小时三十分、两小时三十分都是你。

这个巨无霸的城市啊，白天车堵得叫人万分绝望，离彻底绝望，比一步之遥还要短。实际上，意志薄弱的人已经彻底绝望，缴械投降，只有意志坚强的人，还在奄奄一息地顽强抗争：管你咋堵，老子老娘就跟你死磕！太阳升起的时候，赌气地轰隆打着火，脚踩油门手握方向盘，憋屈而又愤怒地在无处不堵的路上走走停停、见缝插针，踩刹车、按喇叭、怒目圆睁光火四射中，将大把大把极其珍贵的有效生命时间，白白地用在了为这城市大拥堵的埋单上。“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搏激流”，不知不觉，青春已逝，韶华不再，老之将至。蓦然回首，才觉有效的生命时间，搭在蜗行龟爬的汽车轮子上不老少。唉，我这是犯得哪家子倔呀我这是，美好的青春可贵的生命，浪费的毫无价值！

道路规划设计上的欠考虑，交通管理疏导上的欠科学，政府对有车族理性用车精神培养的不到位，酿成了当今华佗无奈的疑难杂症，眼瞅着往病入膏肓发展。也不知何年才能治愈、能不能治愈、治愈后还得后遗症多少年。可无论如何总得想想办法吧，总不能忍心叫意志坚强的人，永远死磕在路上吧？能够产生效益的生命，需要用有效的时间来构筑，都白白为大拥堵埋了单，谁还来给你创造效益增长财富，成为最大的赢家？

哟，脑筋乱跑了吔！可这是晚夏夜舒适的湖边啊，得叫容易不安分的脑筋讲点分寸。好好看看夜色中的湖，大口吸吸夜湖边的空气，要心如止水，别随便让陈仓烂谷子搅了心境。他望着夜色中的湖，将注意力移转到呼吸上，轻轻数起节拍来：呼——吸，呼——吸……。这是他惯用的清除杂念的有效方法，屡试不爽。

念净后，他又扫了眼湖边……。毕竟不是诗词歌赋的年代了，湖边仍不见一个闲游的人影。这么说，这里现在是咱一个人的天地，目中所见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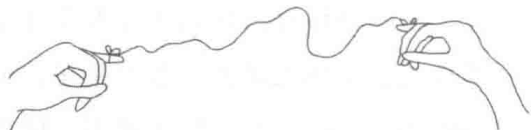
心中所感，都归属咱一体，碍不着任何人，触碰不到任何规诫。噢，这要能成为一种时常可行的自我制度，可真不错。自成方圆，四季不出心外，神飞何处都许可。本来么，人本一身，人本一人，人无论与群体怎样融合，仍是孤零零的存在，人的个体性，任何力量都消除不掉。那些宣扬能够消除掉人的个体性的什么高人伟人圣人，都是骗子，因为他们首先就不信，他们信的唯有暗暗维护个体性的我，牢牢稳固个体性的我，深藏不露地与群体对立着；他们只是口头上海人不倦、谆谆教导着别人要信，谁不这样实际遵循，谁就得被当成另类，瞬间失去受集团保护的免费吸食鸦片的大烟馆的床位，毒瘾发作起来，再能做到的就是自个儿就地打滚，忍受毒魔的撕咬。为不失去已有的床位、既得的享受，他们必须得千方百计地引诱你信、逼迫你信，听着：个体的人，若不与无数的人一起拴成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就不能称之为入。

谬误总是喜欢假借真理的面目出现，因为谬误太知道自己什么长相，如不借戴真理瑰丽美善的面具，一出现就会成过街老鼠。小鸡撒尿，各有各道，极端利己者绝不会利人。如有开动脑筋的兴趣，该思考的不是他们怎么说，而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？咱不知道，谁知道呢？横是迄今，也没发现哪个被抬举的智者，愿意出来解疑释惑，给个大概齐的指点。智者们，尤其被抬举的智者，似乎更愿意把水搅浑。

可咱坐在这美好的夜湖边，想这些干嘛……又得重将注意力移回到呼吸上：呼——吸，呼——吸……。好了，默默的湖水，清幽的湖岸，温暖的夜气，整体都在松散，悄然化开……情景交融了，该来物我两忘了，得沉入进去，可他却猝然感到有些异样——夜幕中，似乎有双眼睛正在注视着他。前面是幽深的湖水，左右两侧，只有长木椅和越来越远的湖岸灯的光弧，不会隐藏住什么。他凭着感觉向后转过身——一个女人，正站在他身后草地间的小路上，离他有七八米远。由于光线较暗，他看不清她的面目，但从她整体正对着他的架势上看，他认为异样感，无疑由她引起。



4



见他扭着身看，女人走过来。

“我觉着我猜对啦，你泡吧，不是来泡女人，是来泡你自己。”话音落时，她已经站在他的跟前。

他坐着没动，惊诧地看着她——年轻的女人——不知怎么回话。惊诧中，指定满脸狐疑和别的复杂表情。

“你别紧张，也别瞎猜。我不是夜鬼，也不是打了你腰包的主意，要用色相勾引你的站街女。”

夜鬼、色相、勾引、站街女？咱可没这么快就反应出这些，这是你说的。他心里想。仍保持原姿，仍不知怎么回话、该不该回话。

“你以前没遇过不相识的女人像我这样跟你说话吧？”

“没，没遇过。”

“看你就不像遇过。但这能说明你什么呢？说明你没什么艳福。”

“我没有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！谦虚就是好同志，实事求是的人优良。看你也不会有，想有也没用。”

他又不知说啥才好，本想说“我压根儿就没想有”。可这明显是在抬杠，也容易被别人以为在为自己的脸面争高低。可他真不是好争脸面的人——小人物有什么脸面——况且人家说得也没错：真格的没有艳福，也真是“想有也没用”。既然命门被点个奇准，就别与人家抬杠啦！一个大老爷们，假装糊涂地与女人争口舌，忒跌身份。